

大学学术职业与 教师发展(F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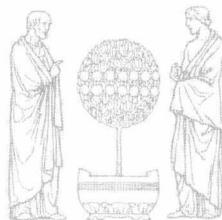
——美日两国透视

[日] 有本章 著
丁妍 译

本书由复旦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大学学术职业与教师发展（FD） ——美日两国透视

[日] 有本章 著
丁 妍 译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学术职业与教师发展(FD)——美日两国透视/[日]有本章著;丁妍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3

ISBN 978-7-309-08531-0

I. 大… II. ①有…②丁… III. ①高等学校-研究-美国②高等学校-研究-日本
IV. ①G649.712②G64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9570 号

大学学术职业与教师发展(FD)——美日两国透视

[日]有本章 著 丁 妍 译

责任编辑/史元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申松立信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50×1240 1/32 印张 6.5 字数 184 千

201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531-0/G · 1030

定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 文 版 序

在《大学学术职业与教师发展(FD)——美日两国透视》一书中,大学学术职业并非仅指大学教师,而是作为一项专业如何建构职业发展的问题。学术职业原指在大学担任职务,精通某专业领域知识,从事学术活动,拥有特定文化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教师总称。而所谓的专业,概言之,它具备了与长期教育背景、学识、学术自由、职业伦理、社会威望、高度的学术生产性(包括研究生产和教育生产性)等要素相关的特点。大学教师就是通过对这些专业特性锲而不舍的追求来提高自身素质的存在。本书的主题——学术职业与教师发展(FD)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旨在“开发大学教师素质”的 FD,其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建构学术职业的专业特性。

回顾写作本书的背景,FD 概念非日本所创,它来自欧美,日本型 FD 只是原型的翻版和加工。把日本型 FD 与 FD 原型进行比较,充分把握 FD 原型的本质,从而促进日本 FD 事业的发展,这是笔者当初考虑写这本书的动机。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的 SD 和美国的 FD 都曾经被日本引进,一度出现两者并用的现象。英国的 SD 是包含大学教师和职员两个对象的概念,而美国的 FD 只把教师作为对象,这是两者的不同之处。但是,在追求专业的意义上,它们之间存在共性,它们的具体范围都包括了大学的研究、教育、社会服务、学校管理、人事、评价和教师的生命周期、人生等。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的 SD 和美国的 FD 应该都是广义的概念。

进入 90 年代以后,在文部科学省的一些政策中,SD 与 FD 在日本并驾齐驱的局面有了改观,美国 FD 出现得越来越频繁。特别是 1998 年大学审议报告会后,日本的 FD 完全被限定成美国的概念。而到了法律规定任何大学都有义务实施 FD 的 2007 年以后,日本的 FD 就成

为只关注教学的狭义概念。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学界所使用的 SD 概念也早已有别于产自英国的 SD,它专指除大学教师外的职员的素质开发。

从上述日本 FD 形成的由来,不能否认,它的概念已经偏离了欧美的原型,在支撑 FD 理论基础的学术观上,差异尤为显著。与坚持教育研究相结合的欧美学术观相比,日本反而加快了两者分离的趋势。最近的文部省政策只是单纯增加了向教育倾斜的力度,而缺乏把教育和研究统合起来的视角,这是日本型 FD 的特点,也是日本型 FD 的局限。

基于这些动向,本书自始至终以探讨作为专业的学术职业理论为特色,在此基础上,对 FD 实践的发展方向做分析和判断。考虑到学理上,大学的学术事务建立在学科基础之上,因此,本书运用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方法论解析学术职业。正如知识发现对应研究,知识传播对应教育那样,大学的学术事务不可能与知识机能分割开来,执行学术事务的大学教师自然也与知识有紧密的关联。直接地说,大学教师职业就是为了实施优良的教育、研究和社会服务,其中教育研究尤为重要。所以,一个优秀的 FD 实践一定是统合教育与研究,能充分体现质量保证的活动。

威廉·冯·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 倡导研究贯穿大学教育,即教育研究相结合既是 FD 的理念,也是大学不可或缺的实践任务。也许有人质疑,这个理念可能符合 19 世纪前半期如柏林大学那样具有高度同质性的高等教育精英阶段的学生,却未必适合异质性很高的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的学生。然而,没有研究的教育充其量只适用于中小学教师,并不符合知识社会背景下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为志向的大学教师。而且针对大众化阶段大学生“超多样化”的趋势,大学教师不能进行单向性的知识传授,他们的职责还包括关注学生学习,为学生提供提高学业成就和学习能力的支持变得越发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FD 不仅应体现原来的洪堡理念,还需把学习当作实践任务,这正好符合了 B. Clark 所强调的大学研究、教育、学习三要素相互统一的原则 (R-T-S nexus)。

作为一名日本学者,1990 年以后,笔者有幸与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开始了比较密集的接触,与潘懋元先生为代表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

究所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受聘担任了该校的客座教授。而与另一所高等教育研究重镇——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汪永淦先生的相识相知则完全得益于 FD 的合作研究。除此之外，笔者也获得了华中科技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多所中国大学的垂爱，应邀成为这些大学的顾问和特聘教授。在与中国学界经年的接触中，我深刻感受到强化中日高等教育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从我担任日本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的 2001 年起，开始定期举办中日高等教育论坛。至 2009 年我担任实行委员长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每一次这样的活动都激发我对中国高等教育更多的兴趣，也让我更加确信促进中日高等教育研究学术交流之意义所在。

本书以当今时代日益重要的学术职业和 FD 为研究对象，主要围绕日本实情展开分析，同时，书中也力求从国际角度对相关主题进行理论及实践的探讨，因此，我期待拙著同样能够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同行带来哪怕一点微小的启示。

最后，我应该提及一下本书的译者——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丁妍博士，她曾经留学日本长达 10 年，在日完成了硕士和博士课程，与本人曾任中心长的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保持着长年的交流。留学回国后，她主要从事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研究，并对 FD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2006 年，她跟我沟通，有意翻译本书，对此本人感到万分荣耀。沉寂数年，在反复修改中完成译稿。在倍感万幸的同时，也能想象丁妍博士为之付出的心血。在此，特别对她的付出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前　　言

知识社会大大提高了知识的内在价值，基于知识运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儿童、青少年自不必说，许多成人同样需要搜集信息，进行自我思考，掌握能够应对社会变化的学习技能和知识。这在理论上备受期待的同时，将它付诸实践的行动已经迫在眉睫。然而，各种反映学生学业表现的国际调查显示，日本中小学学生的学业成绩开始越来越表现出显著下降的态势，他们在知识掌握和学习能力上的两极分化，或者说多元化趋势已然形成。

这里仅列举的是中小学学生的情况，那么大学生是否就高枕无忧了呢？如果我们回想起 80 年代时揶揄东大学生“不懂读写、不善思考”的论调，就应该明白这样的现象如今已确确实实蔓延至全日本任何一所高等学府。最近，经常出现这样的消息：国内 700 多所高校中，缺乏对学问的好奇心、丧失学习能力和动力的学生人数在不断增多。大学生中，没有掌握分数、小数知识的有之；分不清课堂教学的“私语”（悄悄话）、“死语”（过时用语）和“无语”（沉默寡言）等“问题日语”的有之……进而逃学者、“飞特族”（Freeter）^①以及“尼特族”（NEET）^②问题也都出现了。在这些问题背后，大学试图通过新生的导航教育、过渡教育和补习教育鼓励和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动力，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方法。这

① 都市“飞特族”。“飞特”是日文中的外来语。在日本用来指代 15 岁到 34 岁之间没有稳定工作或者失业在家的年轻人，其中不包括家庭主妇和学生。他们有时也被称为失业人员或者自由职业者。“飞特”的英文拼法是 freeter 或 freeta，于 1987 年或 1988 年首次使用，据说是英文单词 free（自由）或 freelance（自由职业）和德语单词 Arbeiter（工人）的合成形式。（译者注）

② NEET 是特指那些没有从事劳动，又不接受教育和职业训练的年轻人，是英语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 的首字母缩写。该词汇来自英国。日本厚生省把 15 岁至 34 岁非劳动人口，即既不接受教育培训，又没有工作，且不进行求职活动的群体统称为 NEET。（译者注）

在各个大学已不同程度成为日常工作。

当面对如此现实,我们不得不质疑,处于知识社会兴起这一巨大社会变化下的日本教育界是否并没有担当起培养优秀人才、引领社会变革的重任,反而还被抛在了社会变革之后?既然日本教育的落后已经让人无法漠视,那么一刻都不容再放任下去。因为放任必然加剧社会与教育之间的隔阂,进而窒息社会活力,使社会发展进程受阻。

一旦认真思考上述问题,我们发现,置身于知识日益重要的社会,除了在任何教育场所充分激发与知识发现、传播、应用等机能相对应的研究、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活力,别无其他妥善的解决之道。当今的日本已经到了全面调整从小学到大学整个学校教育系统,用终身学习理念重新构建教育格局的时刻。而拯救陷于危机中的学生的学业成绩、学习能力和动力又恰恰是涉及整个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终身教育体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仅局限于以大学生为对象的大学教育是远远不够的。

在确保整个教育系统的调整下,大学教育的重建自然不可缺少,而且基于以下种种理由,处于大学教育中枢地位的学术职业问题更应该是高等教育改革的焦点。

首先,今天的大学正急速分化成两大群体:能招收到一批有较强学习动力且学业较优秀学生的大学群,以及在招生方面存在困难,缺乏竞争性的大学群。对以“研究型大学”为主的前者来说,它们的任务是如何把学生的学业成就提高到世界最高水平。在前述的知识社会兴起和全球化趋势下,要求大学教育达到国际水准的民众呼声以及谋求大学国际竞争力的动向……也加快了这一趋势。可以这么认为,“学历精英”再也不能大行其道,培养被世界广泛承认、真正意义上的“精英”才是此类大学的教育发展之路。

另一方面,对深为招生不足而烦恼的后者来说,如何挽救那些处于底层的学习劣等生的学业至关重要。在迈入“大学全入时代”的今天,日本许多大学都面临着生源严重不足的状况,大学什么时候遭到淘汰已不足为奇。它们不能维持以前的学业要求而沦为“学校”的局面在加速形成。与此同时,另一半的事实是,在招生名额关乎大学生死存亡的环境下,为避免经营破产,出现了一些大学宁愿降低入学门槛也要确保

入学人数的现象。一旦录用了这样的学生,这些大学理应保证他们达到大学同等的学业要求。于是,两极化的大学群在它们的使命、功能上也随之出现了差异。不过,在严格对待教育质量保证,比任何其他改革更应重视教师素质提高和教师能力开发这一点上,两类大学群却是共通的。

其次,日本大学不仅包含着那些从高中毕业升学的传统大学生,在即将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预计成人学生、留学生等不同类型的学生将会增加。为了避免因 18 岁人口减少而可能出现的大学淘汰,拓展新型生源无疑是现实的解决策略。然而,面对一个多元化的大学生群体,大学该如何发挥与之水准相符的教育效果,保证教育质量? 这又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进入过半数国民接受大学教育,终身学习型社会日渐成形的 21 世纪,大学开始承担起过去中小学一样的社会基本功能。对大学个体来说,它们不仅需要面向社会开放,还要帮助各类学生在毕业时达到相应的学业标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它们就失去了社会立身之本,无法履行社会问责。

再次,对社会发展负有重大职责的大学,必须重新审视其在研究、教育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质量,尤其是作为教育机构所发挥的作用。迄今为止,日本或许还未曾出现过像今天这样大学教育被如此高度重视的时期。政府、大学、社会、纳税人、消费者、捐助人等各方利益相关者都对大学教育的关注与日俱增,其中,提升教师的教育力,实施教育质量保证,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动力、学业成绩和附加价值,从而培养出大批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优秀人才尤其被寄予厚望。

这么看来,大学教师的发展不仅左右着大学发展的方向,甚至一定程度上还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进程。作为实施大学教育的教师——学术职业(Academic Profession),如何开发他们的素质和力量势必成为大学发展的课题。

本书以学术职业为对象,结合教师的素质开发,即教师发展(Faculty Development,以下简称 FD)为研究重点,考察 FD 的制度化现状、问题及今后课题。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的日本过去学术职业及 FD 情况

与 2000 年以后的现实状况进行比较；

第二，比较国外，特别把重点放在 FD 方面处于领先的美国。大学教师作为专门职业，为确立其主体的自我认同，他们的“自我研究”非常重要。同时，来自大学内外对教师的理解和支持也必不可少。考虑到学术职业的社会重要性，教师与外界之间充分的互动很有必要。为此，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视角是在促进教师素质改善的过程中，分析大学内外文化、环境、习惯势力等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影响，考察大学自治与问责的关系以及 FD 在大学的制度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与冲突。

如本书末尾《各章出处一览》所示，各大章节内容大多取自笔者迄今发表的论文及演讲报告，为了突出过去到现在 FD 制度形成过程的比较，笔者把这些论稿按时期分成十五年前和现阶段两个部分，这是本书的一个看点。

值此出版之际，特别感谢东信堂的下田胜司社长，值此退休之际，是他帮助我在短期内实现了出版一本有关学术职业和 FD 著作的心愿。

目 录

前言	1
序章 大学学术职业与 FD 的研究	1
第一节 学术职业的现状	1
一、什么是学术职业	1
二、外部期望与自我认同	7
第二节 学术职业与 FD 的研究	9
一、FD 研究在日本	9
二、关于 FD 的研究	10
第三节 学术职业与 FD 的问题及任务	14
一、教育与研究的关系——学术职业与 FD 的相通之处	14
二、FD 先进国与 FD 后发国	15
第四节 本书的论点及结构	16
一、本书的论点	16
二、本书的结构	18

第一编 大学学术职业与 FD—— 基于学科的视角

第一章 大学学术职业的国际比较	23
第一节 学术职业的暧昧性	23
第二节 国际比较的分析框架及视角	26

一、B. Clark 的分析框架	26
二、学科与研究的理论	28
第三节 学科的视角	30
一、大学建立学科制度	31
二、大学变革对学科的影响	37
第四节 学科与学术职业	40
一、学科与大学学术工作	40
二、学科文化与学术生涯	41
三、学科等级	45
四、大学漂移	48
小结	49
第二章 FD 的结构与功能	53
第一节 大学组织与 FD——学科视角的分析框架	54
第二节 FD 的定义	56
第三节 FD 的研究框架	59
一、关于 FD 社会条件的研究	59
二、关于 FD 社会功能的研究	59
三、关于 FD 社会结构的研究	60
第四节 FD 制度化的国际比较	62
第五节 FD 的社会条件及功能——制度化现状与背景	64
一、学术发展的逻辑——研究与教育的矛盾	65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	66
三、市场原理与大学组织变革——问责的重要性	67
四、“大学设置标准大纲化”——市场原理中的学术自由	69
五、从“学历社会”到“学习社会”——教育过程的质量保证	70
第六节 FD 的社会结构——学术职业的传统	71

一、FD 的规范结构——研究志向与教育志向的分裂	71
二、研究型大学模式的支配性与 FD 制度化的滞后	72
第七节 未来 FD 的课题——结构与功能改革	75
一、改革教学要素	75
二、改善教学过程	76
三、提高教师素质	77
四、变革教师培养模式	78
小结——若干实践课题	79

第二编 各国 FD 的发展动向

第三章 美国 FD 的动向	87
第一节 美国 FD 活动的发展	88
一、美国型 FD 的定义	88
二、美国 FD 的范围	89
三、美国 FD 的起源与发展	90
四、美国 FD 的发展任务	92
第二节 美国 FD 研究的动向	93
一、美国 FD 研究的类型	93
二、美国 FD 研究文献的分类	94
三、美国 FD 研究的新动向	100
第三节 美国 FD 实践的动向	101
第四节 美国 FD 的未来	103
第四章 FD 的制度化——七国之比较	109
第一节 各国 FD 的制度化	110
一、各国 FD 的定义	110

二、各国 FD 的起源与发展	111
三、各国 FD 的发展动向	113
四、各国 FD 的问题及今后任务	116
第二节 各国 FD 活动的类型	119
一、FD 与社会变化	120
二、FD 与大学社会功能	120
三、FD 与国家	121
四、FD 与大学	122
五、FD 与学术职业	123
六、各国 FD 的启示	124

第三编 日本型 FD 的制度化轨迹

第五章 日本 FD 制度化建设的展开	131
第一节 日本型 FD 的概念	131
第二节 日本对 FD 制度化的研究	135
第三节 日本对 FD 制度化的推进	138
小结	145
第六章 日本 FD 制度化的矛盾	149
第一节 广义 FD 与狭义 FD——历史的视角	149
一、广义 FD 概念的由来	149
二、狭义 FD 概念的由来	150
三、狭义概念的固化与矛盾	152
第二节 欧美型 FD 与日本型 FD	152
一、欧美型 FD 的概念	152
二、旧制的日本型 FD	153

三、欧美型概念的固化与矛盾	154
第三节 研究与教育的关系	155
一、研究志向	155
二、教育志向	155
三、教育志向的固化与矛盾	156
第四节 自下而上型 FD 与自上而下型 FD	157
一、自下而上型 FD	157
二、自上而下型 FD	158
三、自上而下型 FD 的固化与矛盾	158
第五节 日本国立大学的 FD 与私立大学的 FD	159
一、国立大学的 FD	159
二、私立大学的 FD	160
三、不同类型大学间的矛盾	161
第六节 日本 FD 的特征——两次全国调研的比较	162
终章 高等教育改革与大学学术职业——研究与教育的关系	166
第一节 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纵横比较	166
第二节 从知识社会的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	168
第三节 知识重建与教育的再认识	170
第四节 作为专业的学术职业——日美大学教师的研究志向	174
第五节 研究与教育的平衡发展	179
小结	183
后记	188
各章出处一览	190
译后记	191
作者学术成果	193

序章 大学学术职业与 FD 的研究

第一节 学术职业的现状

一、什么是学术职业

本书既以学术职业为研究对象，首先自当明确其定义。概括地说，学术职业是指供职于大学，专门从事某专业领域的学术活动，拥有特定文化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手等大学教师的总称。根据日本《大学设置基准》(第 14 条)，符合大学教授的任职资格的条件如下：

- ① 获博士学位(或等同于日本博士学位的其他国家的学位)，在研究上有建树者；
- ② 研究业绩被公认具备了与上述①相匹配者；
- ③ 曾有大学教授经历者；
- ④ 曾有大学副教授经历，且在教学研究上有公认业绩者；
- ⑤ 在艺术、体育方面有特殊技能，并有从教经验者；
- ⑥ 在某学科领域拥有杰出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者。

以上仅是概括性定义，为了让读者能总体把握本书所研究的学术职业以及教师发展的问题，特把书中一些必要内容做分论性解释。

学术职业

学术职业译自英文“academic profession”一词，属于专业(profession)的范畴。它隶属于大学这一最高学府或学术府第，以学术活动为工作内容的专门职业。专门职业的定义包括：① 根据顾客要求，垄断提供高度系统化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服务；② 其服务是以公共利益(public good)而非营利为首要目的；由此，③ 它属于被社会认可、在职业活动拥有极大自主权(autonomy)，同时具有某一职业

群体自我约束力的职业范围。学术职业具备了上述专门职业的相关特性,与一般职业和边界领域的职业相比,它更被赋予了种种专门职业的属性。H. Perkin认为学术职业是通过研究、传授和应用专业领域的学术来培养其他职业人才,并施加影响的关键职业(key profession)。

中世纪大学以来,法学院、医学院、神学院等传统学院培养了大批的律师、医生、僧侣,这意味着法学、医学、神学作为专业学科在大学的确立。由此我们了解到,以这些学科为基础的律师、医生、僧侣三大专门职业拥有了数百年专业教育或专门职业教育的历史。此后产生的学院不同程度上都与专业教育或专门职业教育相关而发展起来。

学科

从上述对专门职业的解释来看,专门职业为学科所规定,而学科又与大学的知识制度密切相关。而大学的学术职业也涉及知识的发现、传授、应用、控制等知识机能,具体履行研究、教学、服务、管理等功能。在知识尚未分化的农业社会,因为科学知识和高级知识还没有分离出来,学科尚未细分,因此,在知识的各项机能中,传授机能,即教学在大学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到了近代社会,科学发展以及科学制度在大学的确立,促使学科越来越分化,大量以学科为基础的院系随之涌现,专门职业也同样出现了分化趋势。以现在的综合性大学为例,大致有十个左右的学院,各学院下属还有数百个专业领域和研究方向。

学术职业的功能——作为教学人员

学术职业履行着知识的各项机能,知识机能具体分为知识的发现、传播、应用和支配,由此学术职业对应分化成研究、教育、社会服务和学校管理等职能,大学教师分别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作为其中的一项职能,学术职业被视为承担教学任务的职业,这不仅涉及以学科为基础的专业教育和专门职业教育,还与非专业及专业前的教养教育有关。

中世纪以来,西方大学开设了自由“七艺”——文学、修辞学、伦理学组成的“三学”以及算术、天文学、几何学、音乐组成的“四科”作为传统课程,它们由博雅学院负责实施,学生在完成博雅学院的教育后方能